

北方与南方
The North and South Trilogy

爱情与战争



[美]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北方与南方
The North and South Trilogy

爱情与战争



[美]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约翰·杰克斯出生于芝加哥，毕业于迪波夫大学，在俄亥俄州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在大学二年级时便卖出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十二个月之后，他的第一部书问世。自那以后，他发表了二百多部短篇小说，出版了五十多部书——大多是悬念小说、青少年阅读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近来则是科普小说。他还用杰伊·斯科特兰这个笔名发表了六部通俗历史小说。他的书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欧洲和日本畅销。杰克斯先生本想成为一名演员，他对戏剧的兴趣一直不减，他创作了四出戏剧和五部音乐喜剧，就是明证。这些作品已经付梓，并由固定剧院的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在全美各地上演。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也是美国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科普作家协会的成员。

译者简介

董惠铭，杭州萧山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当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任过校长、局长、处长、社长兼总编辑，还兼任省人民政府督学、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省期刊协会副会长、一些大学的特聘教授或导师等职，编过撰过不少专业的或学术的书籍，但是最钟情的是翻译。

迄今为止翻译出版了“肯特家史”系列的《私生子》《叛逆者》《探索者》《复仇者》《巨人》《战士》《不法之徒》《美国人》八部作品，以及《总统谋杀案》、《一岁的小鹿》、《纳尼亚传奇》系列的部分作品、《马洛丽成长记》系列的部分作品、《安德烈的木头鞋》、《逮蚱蜢的那一天和其他日子》等近六百万字的历史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

目录 CONTENTS

序 4月的灰烬	1
第一卷 司各特的想象	13
第二卷 下坡路	189
第三卷 比地狱还要烂的地方	299
第四卷 “用我们的死换取别人的自由”	443
第五卷 屠夫的账单	645
第六卷 上帝的审判	849
后 记	1000

序

4 月的灰烬

4月最后一天的午夜前一个小时，房子着火了。远处凄厉的火警铃声把乔治·哈泽德给闹醒了。他跌跌撞撞地穿过黑暗的过道，然后爬上楼梯，走进大楼的塔楼，来到外面那狭窄的阳台上。热热的风刮得很猛，风助火势，增强了火的光亮。就连站在利哈依镇的这个高度，他也能够分辨出那幢燃烧的房子——运河附近那个棚户区留下来的唯一坚固一点的房子。

他匆匆回到他那光线暗淡的卧室里，看都没看一眼便一把抓起衣服。他尽量悄悄地穿衣服，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弄醒了他的妻子康斯坦斯。她是在读《圣经》的时候睡着的……这部《圣经》不是她自己的杜埃版本^①，而是哈泽德家的诸多《圣经》之中的一部。她在《圣经》里夹入她的念珠，然后合上书本，吻了乔治道晚安。自从萨姆特要塞^②陷落和战争爆发以来，康斯坦斯花在《圣经》上的时间比平时要多。

“乔治，你急急忙忙地要上哪儿去？”

“镇上着火了。你没听到那火警铃声吗？”

她还睡眼惺忪，揉着自己的眼睛：“可是，你别火警铃声一响，就去跟着那救火车乱跑。”

“那是芬顿的家，他是我最好的工长之一。近来，他家里麻烦不断。这大火也许不是偶然的。”他弯下腰，吻了一下她滚烫的脸，“睡吧。我一个小时就回来。”

他关掉煤气灯，飞快地走下楼梯，来到马厩里。他自己装好马鞍；这比叫醒马夫来装要快得多，他十分担心，所以便想快一点。这么急着参与其中，令他自己也感到困惑，因为自从奥里·梅因两个星期前的一个晚上造访他们家以来，乔治一直

^① 杜埃版本《圣经》为英文本《圣经》，由英国天主教学者根据《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翻译而成，约于1610年在法国杜埃(Douai)出版。

^② 萨姆特要塞，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口的一个要塞，1861年4月12日南部邦联军队对其进行炮轰从而开始了美国的内战。

深陷在一种奇怪的麻木的心境当中。他觉得他四周的现实生活都离他很远，尤其是这个国家的现实生活离他很远，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居然脱离了出去，而且在攻击另一部分。联邦分裂了，军队正在聚集。所有这一切不知怎么的仿佛跟他的生活毫无关系，对他的情感没有什么影响似的，乔治顽固地将自己置身在与世隔绝中。

他骑上马背，驶过他为之取名为美景楼的这幢大宅的后部，驶下弯弯曲曲的山坡小道，朝大火奔去。狂风一阵阵地吹着，就像哈泽德钢铁厂那些高炉里吹出的一股股热风，那工长的房子一定变得像地狱一样了。志愿消防队到现场了吗？但愿如此。

山路上，高高的树枝盖顶，崎岖不平，他需要十分小心地驾驭他的坐骑。一路上，他经过钢铁厂的很多厂房。即便在这个时候，厂房里仍然浓烟滚滚，声响隆隆，亮如白昼。哈泽德炼铁厂正在夜以继日地生产，产出的铁轨和钢板，以供联邦刚开始的战争之需。公司马上将要签署一份铸造大炮的合同。不过，此时此刻，这个骑着马飞驰的人的脑子里丝毫也没有去想生意的事情。他飞速地驶过一排排较好的房屋，接着驶入商业区平坦的街道，朝着灼热耀眼的大火奔去。

芬顿家的麻烦事，乔治知道有些时日了。每当工人家有什么问题时，他通常都能够了解。他想要这样。偶尔，纪律是必需的，但是，不管对方想不想要，他更喜欢用商量、理解、建议来解决问题。

上一年，芬顿招了他的一个以四海为家的表亲进厂。这个小伙子比芬顿小二十岁，强壮而又精力过人。年轻人当时身无分文，需要一个活儿干。这个工长为他在哈泽德钢铁厂谋得了一个差使。起头的一两个月，这个新工人干得挺不错。

芬顿虽然结婚了，但是膝下无子。他的妻子虽十分标致，但实际上有点傻乎乎的，年龄跟他相差较大，跟他那个老表相仿。很快，乔治发现这个工长瘦了。他听到人们说，芬顿在上班时有不正常的无精打采现象。终于，乔治接到了一份阐述由于这个工长的错误引起了巨大损失的事故报告。一个星期之后，又是这样一份报告。

上个星期，既为了防止芬顿犯新的错误，也为了尽力帮助他，乔治找他谈了一次话。芬顿这个人通常比较随和——交谈时有问必答，即使跟老板交谈也一样……此时此刻，他两眼却闪烁着冷酷、尴尬、痛苦的神情，说来说去就一句话：他碰上了点家庭纠纷。那四个字——家庭纠纷他强调了好几次。乔治表示了他的同情，但是静静地，这些错误决不能再犯了。芬顿保证，解决了那个纠纷后，决不再犯错

误。乔治问如何不犯。这个工长说，坚持让他的表亲搬出他们的家就可以不犯。乔治忧心忡忡地不再深究，心里却对他的“家庭纠纷”到底是个什么性质仍捉摸不透。

此时，乔治来到了房子前面，他看见看热闹的人和一些在大火前来来回回奔跑的身影。一些水柱徒劳无益地喷向早已坍塌的房子。红红的火光映照在早已过时的费拉德尔菲亚式救火车的金属上，也映照在将装有水泵和水龙头软管的救火车拉到现场的四匹马的黑色皮毛上。它们用蹄子刨着地面，喷着鼻息，活像来自地狱的可怕动物。乔治想到了地狱，因为此情此景让人无法想到其他。

当他跳下马时，他听见被烧毁的房子左侧的那条黑乎乎的街道上有一个男人在尖叫。乔治快速地挤过看热闹的人群。“退回去，你这个该死的。”当乔治从人群里冒出来时，志愿消防队的队长通过那个救火喇叭喊叫道。队长放下救火喇叭，抱歉地说：“哦，哈泽德先生，先生。没有认出是您。”

这话真实的意思是，他先前没有认出这位这个镇里、也许是整个河谷里最富有的人，现在他才看清楚是谁；每个人都认识今年三十六岁的粗壮的乔治·哈泽德。乔治被风吹动的头发已开始显现出春夏季节时被阳光赋予的光泽；他的头发也有一些灰白了。像冰一样颜色的眼睛，在哈泽德家族中是常见的。此刻，这双眼睛中反射着这大火，里面却潜藏着乔治的焦急：“这儿出什么事了？”

他的话一出口，便引来了这名消防队长结结巴巴的简要报告，而那些志愿者们则继续忙着来回推拉水泵杆子。他们几年前将这支消防队命名为“勇士消防站”，并在每一件设备上用拉丁文写着这支消防队金字格言：“危险面前，方显本色。”那些水都浪费在了房子的断垣残壁上。他们唯一要做的工作是保护附近的那些小茅棚和简陋小屋不被风吹起来的火给烧着。所以，消防队长有的是时间跟这位镇子上最重要的人物说话。

他说，看上去好像是芬顿于今晚早些时候在床上捉了他妻子跟他表亲的奸。这个工长到厨房里拿了一把很大的刀，将他妻子及其情人刺死了，然后点燃了自家的房子。在此期间，那个受了致命伤的表亲垂死挣扎着拿那把刀子回敬了攻击他的人，刺了他四刀。乔治的双眼泪如泉涌，他用自己很硬的指节揉着眼睛。芬顿在工人里面算是最谦恭的一个；博览群书，勤勤恳恳，聪慧过人，对他的手下宽容友好。

“那就是他在喊。”队长说道，“但是估计他活不长了。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另外

两个已经死了。我们把他们拖了出来，拿东西盖着。他们就躺在那儿，如果您想去看一下的话。”

不知怎么的，乔治有一种冲动想去看一下。他向那两具尸体走去，街中央一块方方正正的帆布下散发出一股恶臭。那惨叫声还在继续。风扇动着火焰，发出呼呼的声响，卷起余烬，照亮着上面的断垣残壁。志愿者们还在拼命地泵着水，他们围着一根泵杆站成两排，一排站在地上，一排站在跟水泵一样宽的一个平台上。由两辆像棺材一样的车拉来的连接起来的皮软管，毫无阻碍地跨过废弃的运河一直伸到河中汲水。那些浑身一样黑的马匹，经过专门的训练，继续表现得不可思议，刨着蹄子，甩着头，胁腹闪耀着红色。

乔治在距帆布不到一英尺的地方停下，拉起帆布。他最近一直在调研，小镇里配备一台现代的拉塔蒸汽消防车要多少成本，所以，想了解一下火灾及其后果。即便如此，看到这两个死去情人的惨象，他仍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两人里面，那个妻子烧得更焦，其焦黑的尸体有许多地方已经皮开肉绽，皮肤都卷了起来。表亲的衣服已经烧光，裸露的尸身上有数百处水疱，流着黄水，映着火光，一闪一闪的。因为在最后极度需要空气的挣扎中，肺内吸入了大量的灼热浓烟，两具尸体的脸、脖子、伸出的舌头，变得十分肿大，最终，他们的喉咙也肿大了。虽然那个妻子的死因——究竟是火烧死的还是窒息死亡——很难说，但那个表亲的死因很好判断，瞧他那鼓凸的眼球，大得像两只新鲜的苹果，就可想而知了。

乔治放下帆布，竭力压下涌上喉头的酸水。他目睹的景象招来了奇怪的幽灵。不仅仅是大火，还有死亡、痛苦、损失，而压倒一切的一切，便是战争。

他浑身颤抖地走回到队长跟前，觉得内心有深奥的、意外的东西在涌动。

“我可以帮点忙吗，汤姆？”

“十分感谢您的好意，先生，但为时已晚，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只是把隔壁的房子弄弄湿罢了。”一个消防员跑过来说，芬顿死了。乔治再次战栗着：他怎么还听到尖叫声呢？他摇摇头。那队长继续说道：“我们到达这儿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乔治难过地点点头，走回到他的马那儿。

当乔治离开现场、跨上马背、任由马慢慢走着的时候，他所遇见的这个悲剧、他所目睹的这种恐惧，在他身上产生了结果——近来游移在他身上的麻木的精神状

态一扫而空。

他早已知道——或者说知道了好几个星期了，可能好几个月了——内战开始了。但是，知道归知道，跟理解不是一码事儿。他知道了，但不理解，事情就是这样，即便他在墨西哥参加战争也是如此。但是，墨西哥战争^①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他骑着马慢慢地向小山坡上走回去，大风裹挟着灰烬吹过他头顶的时候，他终于抓住了现实。国家爆发战争了。他的弟弟比利，工程兵团的一位军官，参加战争了。他在世界上最最亲密的朋友，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墨西哥战争的战友、有一段时间的金融合伙人，参加战争了。他不记得作者是谁了，但是他记得那行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②……

他将自己的思绪回溯到前两个星期，试图在国民的情绪中发现能解释他自己心情的东西。对许许多多、也许是大多数北方居民来说，积聚了三十年的紧张，终于在1861年4月12日萨姆特要塞的炮轰中得到了释放。这是一个受人欢迎即便并不令人开心的事件。乔治的主要反应是悲伤：那些枪炮声表明，有良好愿望的人们没有能够解决那个令人伤心的人类问题。自从白人商贾把黑人男女卖到美洲旷野海岸的第一天起，这个问题便孕育于世间。

他悲伤，因为这个问题那么长时间以来被认为是无解的……直到最后，那些包围反对派阵营的语言艺术的碉堡已经厚实到无法查验的地步。对永远全神贯注于自身、永远自私自利的人来说，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威胁，甚至都不是很严重的事情，他们只是因为这些事情的地步就踩在他们四周而感觉有点讨厌罢了……他们对此视而不见，就像一个人对待睡在某条街沟里的乞丐一样。

但是，近几年来，当战争这口大锅几近沸点的时候，美利坚就不仅仅是由两个阶级——狂热分子和事不关己分子构成的了。美利坚还有正派的善良男女。乔治认为自己就是其中一分子。难道他们本来能够将这口大锅踢翻，浸湿燃烧的煤炭，找些讲道理的人进行会商吗？还是，裂缝太深太普遍，两边的狂热分子绝对不会同意这样做了？无论答案如何，心地善良的人们势单力薄，让别人占了上风，分裂的民族便迎来了战争。

当奥里·梅因造访利哈依镇的时候，他也有同样的悲伤。那是两个星期前了。

① 墨西哥战争，1846—1848年美国 and 墨西哥之间的战争。

② 这是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作《丧钟为谁而鸣》里的第一句。

他那趟从南卡罗来纳州^①到宾夕法尼亚州^②的勇敢的旅行可谓交织着威胁和恐吓。那次做客本身就碰上了一个极端危险之夜。当时，乔治的姐姐弗吉利亚——一个极端废奴主义分子，一个鬼迷心窍般仇视南方的人和事的人，将奥里到来的事情告诉了一伙暴民，乔治用枪口逼退了那伙暴民，将他高尚的亲密朋友送出了镇子。

那件事发生以后……又怎么样了？他并没有无精打采，并没有十分地无精打采。他处理日常事务：提出合同建议，为芬顿家的困境担忧，还有大大小小上百件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例外。直到今天晚上，他才不知怎么的冲破了那道隔绝的墙，弄明白了战争的意义。那场大火和那把刀粉碎了那堵隔绝的墙，重新给他上了基本的一课。那些该死的傻瓜轻率地预言，这“只是”一场九十天的冲突。你什么都不需要担心，死亡和毁灭只发生在短短的瞬间。

他的头嗡嗡作响。他的胃恶心欲呕。在被夷为平地的那堵墙那边，他看到了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他竭力在隐藏的威胁。那是对这个世界上他最最关心的那些人的生命的威胁，是对他这个家庭和南卡罗来纳州那个梅因家庭正在慢慢锻造的情谊纽带的威胁。他一直回避着那些生命和那个情谊纽带的现实。这场大火向他表明，生命和纽带十分脆弱，像芬顿那样脆弱，像另外两个人那样脆弱，像那座房子那样脆弱，危在旦夕。在那座房子里，他们曾经有过多少激情，有过多少未竟的事业，有过多少梦想。对他们来说，那座房子，那些情感，全都化作了一片云烟，唯一留下的是在风中跟随着乔治，斑斑点点地落在他的领子上、摇曳在他耳朵旁边的东西——灰烬；这灰烬在他四周飘呀飘，飘呀飘。

5月1日午夜过后，骑着马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小山坡上，他可以将他的背朝向那小小的红光，那是个很快将被人们遗忘的家庭悲剧——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陈腐题材；其细节竟然如此令人恐怖和让人心碎。他可以将他身子的背对着它，但是他无法让他心智的背对着它。他内心的视野飞纵过去的两个星期，去拥抱过往的二十年。

哈泽德家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制造商。梅因家是南卡罗来纳州的水稻种植

① 南卡罗来纳州，美国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州，首府哥伦比亚城，美国最初的十三个州之一，1860年该州第一个脱离联邦，从而引发了美国南北战争。

② 宾夕法尼亚州，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州，首府哈里斯堡，美国最初的十三个州之一。

园主。两个家庭第一次拉上关系是因为 1842 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两个家庭各自的一个儿子在纽约市的一个码头上的一次邂逅。那天，乔治·哈泽德与奥里·梅因在一艘北上的哈得孙河轮船上互相认识。等他们一离开那艘轮船，便都成了西点军校的新学员。

在那儿，他们共同经历了很多很多，这些经历自然而然地增强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些脑力劳动……对没有从事军事生涯宏大志向的乔治来说轻而易举，但是对一心想走军旅之路的奥里来说却难乎其难。他们想方设法忍受了一个名叫埃尔卡纳·本特的极不老实、被人说有神经病的高年级学生的欺侮，甚至还密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诱他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让校方将其开除了。然而，本特靠着华盛顿^①的关系，又回到了军校。他毕业的时候，向乔治和奥里发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要清算他们跟他作对的全部罪行。

梅因家和哈泽德家互相熟识相处，跟那些年北方与南方家庭通常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那长长的地方主义导火线正在烧向那个分裂的炸药包。大家互相往来，建立友情……也埋下仇恨。就连乔治和奥里也狠狠地吵了一架。乔治到梅因家的种植园——蒙罗亚尔做客，正好碰上一个奴隶逃跑被抓了回来，然后按照奥里父亲的命令被残酷地惩罚了。后来，两个年轻人发生了争执，这使他们最最深切地看到，分裂正像慢性毒药一样滴入到国家的血流里，毁坏着他们的友谊。

墨西哥战争爆发后，这两个朋友在同一个步兵团服役，担任少尉，最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战场上分别。与“屠夫”上尉本特偶然相遇后，乔治和奥里被派去参加了丘鲁武斯科路边的战斗行动。在那儿，一块弹片毁了奥里的左臂，也毁灭了他的军旅生涯梦想。不久以后，老哈泽德故世的消息将乔治召回了家，因为他母亲凭着正确的直觉，不放心把他们家偌大一份家业交给乔治的哥哥斯坦利处理——他不是这块料。乔治掌管哈泽德家的家业之后，很快便强行从他那个野心勃勃、不负责任的哥哥手中接管了钢铁厂。

奥里的左臂被截肢，一度使他陷入沮丧遁世的心境之中。但是，当他学着经营种植园，用一只手完成着两只手的任务时，他的世界观复苏了，与乔治的友谊也恢复了。奥里在乔治娶康斯坦斯·弗林为妻时做了他的男傧相。康斯坦斯是一个信

^① 华盛顿，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奉罗马天主教的姑娘，是乔治赴墨西哥的途中在得克萨斯州^①遇见的。然后，乔治的弟弟比利决定上西点军校，而奥里此时也正在拼命地寻找办法，努力将他那个双亲亡故的堂弟查尔斯从浪荡的生活中拯救出来，他说服了他到西点军校谋个前程。查尔斯·梅因和比利·哈泽德早已熟识，很快便重续了他们两个老同门哥哥的友谊。

在上一个和平的十年中，很多北方人和南方人，不顾双方政界领袖和公众人物更加激烈的攻讦和更加尖锐的威胁，私下仍然保持着友谊。这两个家庭也同样。梅因家到北方度假，哈泽德家去南方做客——虽然每次总难免有些尴尬的事情发生。

乔治的姐姐弗吉利亚热衷于废奴主义，在从事地下活动，好走极端，差一点把两家的友谊给毁了。在哈泽德家做客梅因种植园期间，她遇见了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属于后来娶了奥里的妹妹艾什顿为妻的那个人。弗吉利亚鼓动那个奴隶逃跑。他照做，并成功了。

艾什顿·梅因，美丽动人，但放荡不羁，她有一段时间恋上了比利，但是比利很快发现了艾什顿的妹妹布雷特的优良而又真诚的品质。失恋的艾什顿在某些方面像弗吉利亚一样刚愎自用而又疯狂至极，她等待着时机复仇；比利在蒙罗亚尔娶布雷特为妻不到两个小时后，艾什顿便密谋在一场以莫须有的理由进行的决斗中将他谋杀。查尔斯堂弟以其比较直接的骑兵军官风格——实际上相当暴力——粉碎了这一阴谋。奥里把艾什顿及其好战的丈夫詹姆斯·亨通永远赶出了梅因家。

弗吉利亚的黑人情人，她帮助逃脱的那个奴隶，在哈珀斯费里^②跟约翰·布朗^③那帮歹徒一起引颈就戮了。就在现场的弗吉利亚惊慌失措，逃回了家里。因此，奥里历尽艰辛造访美景楼的那天晚上，她就在那里。正是这一次做客以及导致这一次做客的形势让悲伤而又思绪绵绵的乔治，在他走上通向美景楼的最后一段陡峭的路的时候，心里一直沉思着。

① 得克萨斯州，美国南部与墨西哥接壤的一个州，位于墨西哥湾沿岸，首府奥斯汀，美国第二十八个州。

② 哈珀斯费里，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杰斐逊县的一个小镇，因1859年10月约翰·布朗和一群废奴主义者袭击并占领了当地的军火库而著名。

③ 约翰·布朗(1800—1859)，美国废奴主义领袖，组织反奴隶制的武装集团，在袭击西弗吉尼亚的哈珀斯费里军火库战斗中被捕，后在绞架就义。

奥里的哥哥库珀不受传统羁绊，常常跟视他们那个特殊制度为理所当然的大多数南方人持不同见解。他指出，与基于土地的农耕经济和把人作为财产的人力劳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方已经做出了榜样，当然并不完美，但是却跟上了世界范围的新的工业化时代的步伐。在北方，自由的工人挣脱了陈腐的方式方法和思想体系的沉重桎梏，正在用轰隆隆的机器加快创造光明灿烂的未来，而不是被脚镣手铐般沉重的方式方法和思想体系束缚着而完全阻滞了前进的步伐。库珀所在的州和地区，有一个传统的说辞——跟被轰隆隆的巨大机器无形的锁链束缚着的北方工人相比较，奴隶们更加有保障，从而也更加幸福快乐。对此，他一笑置之。一个工厂的工人，老板付他的工钱很少，的确有可能饿死。但是，他不会仅仅当作动产一样买卖。他可以随意跳槽走人，不会有人拿着枪、骑着马来追捕；不会有劳动者被抓回去，不会被施以鞭刑，不会被吊到那巨大引擎的飞轮上。

库珀试图在查尔斯顿^①创建造船工业，并期望建造一艘巨大的铁船，甚至已经仿照英国工程天才布鲁内尔^②设计的一艘大船开始建造这艘船了。乔治将资金投入这项冒险事业当中，一半是为了有可能快速见效的微乎其微的利润，一半是为了友谊和对库珀基本信念的信赖。

在萨姆特要塞作为联邦要塞苟延残喘的最后几天里，在战争爆发再也不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的前提下，奥里抵押掉了家庭财产，筹集了所能筹集到的全部款项。数额高达六十五万美元，虽然乔治原先投入的有一百九十万美元。尽管奥里有明显的南方口音，他还是用一只普通的小提包装着钱坐火车去了利哈依镇。危险十分巨大，然而他到达了目的地。因为这是他友谊的见证，因为这是一笔仅道义上有约束力的债务。

朋友俩见面的那天晚上，弗吉利亚暗地里纠集了一帮暴民——极其肯定会用私刑处死这个客人。但是，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奥里安全地坐上了晚班火车，现在到了——哪里？南卡罗来纳州？他要是平安到家的话，那么他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幸福的。马德琳·拉莫特是奥里挚爱的女人，她也很爱他，尽管她仍然被灾难般的婚姻牢笼囚禁着。她赶到蒙罗亚尔，来警告他们要提防谋害比利生命的阴谋。

① 查尔斯顿，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港口城市，1861年南部邦联军队在该港口对萨姆特要塞进行炮轰，标志着美国内战的开始。

② 布鲁内尔，即伊桑巴德·金多姆·布鲁内尔（1806—1859），英国土木工程师、机械工程师，设计了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轮船和许多著名的铁路、桥梁工程，对造船工业有突出贡献。

一旦到了那儿，她便抛弃了多年来蓄意有计划地虐待她的丈夫，待了下来。

萨姆特要塞的灾难性后果也催生了其他的决定，尽管这些决定如何具有不确定性或者是情绪化的。查尔斯辞去美国军队的职务后，加入到了一个南卡罗来纳骑兵军团。他的好友比利仍然留在军队的工兵部队。比利那个南方出生的妻子布雷特生活在了利哈依镇。梅因家和哈泽德家的私人世界也危机重重，并不稳定，因为外界所聚集的力量太强大，太具有威胁力，太不可预测了。

就是这一事实，令乔治在过去的十四天里，一直在回避。生活太脆弱了，友谊也同样。在分手之前，他和奥里双双信誓旦旦，战争绝不会切断他们的情谊纽带。一想到今晚记忆犹新的丑陋景象、痛苦尖叫和熊熊烈火，乔治怀疑他们是不是太天真了。他几乎有一种狂热的冲动，他必须做点什么，再次为维系这个情谊纽带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把马拴进马厩，径直去了美景楼的书房。这个巨大的房间里，弥漫着皮革的气味和精致的书香味儿。这儿跟夜间的这座屋宇一样安静。

当他走过房间，来到写字台前时，他看见了一件纪念品，它一直摆放在一张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的长长的餐桌上。这是一件圆锥形的物品，组织结构粗糙，从底座到顶点有六英寸高，深褐的颜色表明它有很高的含铁量。

他明白这物品为什么会吸引他的目光了。有人——很可能是女用人——移动了它原先的位置。他拿起陨石，放在手中，脑子里回想着过去他发现它的地方——他就学时的西点军校附近的小山上。

躺在他手心里的这块陨石，在穿越茫茫星空、飞越超乎他能想象的距离之前，要比现在大得多。星铁，这个行业的老人们——他的祖辈是这样称呼它的。自从法老统治尼罗河流域的王国时代起，这个叫法就广为人知了。

铁，大千世界里最强有力的物质。这是建设或者毁坏文明的原始材料。用铁，可以制造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乔治就计划生产这种武器。生产这种武器，他有一整套理由：爱国主义，仇恨奴隶制，利润，对他工作的那些人慈父般的责任。

放在他手里的这件物品，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战争。他重新将它放回到桌子上，非常精确地放在了原来的位置，但是他放得很快。

他点亮写字台上的煤气灯，拉开较低的那只抽屉，他将那只普通的小提包放在了那里——为了纪念。他瞧了小提包一会儿。接着，怀着深厚的感情，他拿出笔，饱蘸墨水，开始奋笔疾书。

亲爱的奥里：

当你将这只提包装着的钱还回来的时候，你践行了—种体现至高无上的正派和勇气的行为。但愿将来某一天，我能用我同样的行为以德报德。但是，万一我没有做到——做不到——我就在这里表白，以便让你了解我的心迹。你知道，我的最大愿望是维护我们之间和我们两个家庭之间培育和巩固了多年的感情纽带——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直为之奋斗的东西，尽管有弗吉利亚，尽管有艾什顿——尽管我到今晚为止才记起我在墨西哥战场上学到的但此后我却将它忘得—干二净的战争本质的教训。我知道你跟我—样坚信这一感情纽带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十分脆弱，就像麦秆在铁的大镰刀面前—样。如果我们没能够保护好完全值得保护的东西……或者说某个哈泽德家人或者梅因家人倒下了，上帝怜悯我们，要是这场冲突非同—般，那就肯定会有人倒下……你将知道，我会珍视友谊到最后。我会珍视友谊，永不放弃，正如我知道，你—直珍视这种友谊，并没有放弃。我祈求在我们的友谊终结之时还能相见，但是万一不能如愿，那么让我送上——发自我内心的最深处——充满深情的告别。

你的朋友——

他刚要写他教名的第一个字母，但是接着，他伤心地淡淡—笑，写下了他在西点军校的绰号——“树桩”。

他慢慢地折拢那些信纸，慢慢地将信纸放进那个小提包并将小提包锁上，慢慢地关好抽屉，慢慢地伴随着他好几个关节不大令人开心的咯咯声响站起身来。因为夜里很热，所以整座美景楼的窗户都大开着。他闻到了劲风吹来的正在淡化的烧焦的恶臭味儿。当他关掉煤气灯，疲惫地爬上楼梯时，他感觉冷，感觉自己老了。

第一卷

司各特^①的想象

在此地微风中招展的旗帜，将于5月1日之前，飘扬在华盛顿古老国会大厦的穹顶上空。

南部邦联陆军部长勒罗伊·P. 沃克^②

1861年4月在亚拉巴马州^③蒙哥马利的讲话

① 司各特，即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诗人，主要作品有长诗《玛密恩》《湖上夫人》和历史小说《威弗利》《艾凡赫》。

② 勒罗伊·P. 沃克，即勒罗伊·波普·沃克(1817—1884)，美国内战时南部邦联的将领。

③ 亚拉巴马州，美国东南部濒临墨西哥湾的一个州，首府蒙哥马利，美国第二十二个州。